

主 编 ⊙ 高长梅 分册主编 ⊙ 刘宏武



读·品·悟®

MING JIA MING PIAN
JIN XIAO YUAN

名家名篇 进校园



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●读·品·悟® “名家名篇进校园”系列

短篇小说选·小学卷

(第2辑)

主 编○高长梅

分册主编○刘宏武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.短篇小说选.小学卷.第2辑/高长梅主编;刘宏武分册主编.-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12.12

(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/高长梅主编)

ISBN 978-7-5511-0765-5

I. 读… II. ①高… ②刘… III. 阅读课—小学—课外读物 IV. G624.2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0647 号

丛 书 名: 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

丛书主编: 高长梅

书 名: 短篇小说选·小学卷·第2辑

分册主编: 刘宏武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董 舸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特约编辑: 李文生

全案设计: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 / 32 / 24 / 28 / 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1080 1/12

字 数: 136 千字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765-5

定 价: 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mu bu

坐在高高楼顶上○立极	001
钟声不止○薛涛	022
蜜橘○马车	035
我的哥哥吹笛子○李丽萍	045
喜鹊也会忧伤○心泉	059
最后一片绿叶○董恒波	068
派克笔风波○徐光梅	076
神秘的水枪○闫耀明	081
甲乙丙丁○龚房芳	093
太阳花○闫耀明	101

自己的天空○唐池子	108
寂静的山谷○李丽萍	120
盲琴○老臣	134
花裙子 花裙子○周莲珊	148
管玉的财富○刘东	153





坐在高高楼顶上



最近我们家买了一套房子。

虽是二手房,却也是过去三室一厅的“教授楼”,在房价飞涨的滨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全家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,爸爸将要有书房了,我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,过去一室一厅的憋屈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喽!爸爸还对我和妈妈说,小房子卖掉之后可以买个轿车,节假日全家还可以坐车去兜兜风。这种提前进入小康社会的计划朝阳般悬挂于头顶,把前面的日子照耀成一条金光大道。

房子买完就面临装修,不过听说现在的装修可骗人了,千万不能找路边手艺,柏灵家装修的时候就吃了大亏。到处打听比较之后,定了一家小装修公司。上门装修之前,爸爸接到通知,说来的两个工人姓何,还是父子俩。那小公司经理还在电话里呵呵笑着保证,上阵父子兵,活儿一定干得漂亮!

还不到早晨7点,何姓父子就来了。两人从门口探头欲进的时候,我看见他们脸上层层铺满阳光的痕迹,那是淳朴的人们在田



野里长期劳作的结果。父子俩都很谦恭,但又有所不同。父亲的谦恭是在命运的碾盘里磨过的,往下簌簌掉着岁月剥落的粉末儿;儿子说有18岁,他的谦恭却隐有一掠而过的骨气,那是渴望改变命运的坚韧。我喜欢这样的大男孩!

没有时间和他们多说话,我要赶着去上学了。正是槐花飘香的季节,上午的阳光格外清新,校门口很多同学鱼贯入内。在许多女生中,那个头发漆黑、眼睛亮如星辰的女生就是柏灵,五中男生传说中的校花,我们的班长。在我眼中,世上没有比她更聪慧美丽的女孩。我则什么官儿也不是,头脑里不时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,喜欢一边冷眼看芸芸众生一边思考生存还是死亡的重大问题,被老师称为五中的一大怪才。再加上我本人很帅,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会有美眉行注目礼。

走到教室门口,柏灵把一瓶槐花蜜塞到我手中。愣神的瞬间,光线透过粘稠的液体,将整个天空幻化成饶有意味的琥珀色背景。春天总是让少年的心情有些异样,犹如蓓蕾将开未开的迟疑。淡雅的槐香无可阻挡地萦绕过来,少女的纤手一般。怦怦震颤的胸腔顿时变作一个秘密窖藏,酿得心也甘如蜜饯。

五中是滨城最著名的美术中学,每年都向中央美院、中央工艺等输送大量顶尖的美术人才。如今国内一批新锐画家以及各级美展的金、银大奖的得主,说起来好多都是我校的学生,于是在这座城市,五中被称为进入中国美院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五中的学生大多自命不凡,却言必称刘老。刘老其实并不老,才40多岁,是我们把后面的师字简化,以表极度推崇之意。刘老全名刘振立,是本地颇有名气的画家,中国美术馆办过个人现代油画展的,在这个城市的艺术圈里轰动一时。只是他的行为方式有些怪异,比如一年四季总穿条沾满油彩的牛仔裤。天气暖和了,就

把牛仔裤的下半截铰去,成了一个大短裤,底边还拆出长长的穗子,很是另类。在我们眼里,这才是艺术家风范。刘老好酒,给一帮学生上课的时候,有时竟也微醺着。不过也怪,只有这时他才妙语连珠,超脱凡俗。他的一段话在我们当中广为流传,堪称经典。他说大师的外形,头、躯干、四肢和常人有什么不同?不同的只是头脑。要想成为大师吗?那就先改变自己的头脑!

于是大家忙着改变自己的头脑,表现形式是尽可能语言另类行为不羁。美术中学稍稍宽松些,只要不越大格老师是不管的。于是乎,什么男生蓄长发女生剃光头都涌现了。我的同桌甚至把头发染成了绿色,童话里的萝卜一样在球场上飞跑。结果被他父亲好一顿修理,当晚就逼着剃了光头。外校学生称我们为一群疯子,我却不以为然。他们懂什么!疯子怎么了?凡·高就是疯子。如果能成为大师,疯了又算得了什么?!柏灵听后用指节狠敲我的头,气恼地说你想当大师想疯了!头虽差点儿被敲出包来,我心里却是甜的,就像刚喝过她送的槐花蜜的感觉。

现在的学生都人精一般,什么事情看不明白?他们对我 and 柏灵的倾心是看在眼里的,但苦于没有证据,只有惊羡的分儿。我们之间没有写纸条递情书的习惯,也没有暗地里可能发生的拉手拥抱什么的,更不会像有些男女生当众在一起勾肩搭背腻腻歪歪,那多没有面子!忒俗!我们的交流与众不同,是以比试聪明的方式来实现的。我们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,从中滋生电流心心相印。那个时候,繁重的学习生活里,时光好像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智慧的问题组成。以至于以后回忆起来,更重要的东西反倒成了一种背景,逐渐退隐着淡成一方天幕。

这是一堂写生课,我们面前是组静物:一只陶罐,一个玻璃杯,许多水果摆放在随意摊开的画布上。阳光从玻璃窗外投进来,营

造出一方光与影变幻的小小时空。

美术专业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,绝大部分时间在动手。在画架鳞次栉比的遮掩下,我和柏灵坐在一起,边画边互相出题。处于提问状态的柏灵如央视王小丫一般,十分精灵可爱,浑身洋溢着一种夺目的光彩。

何亮,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,要求快速回答!请听题,什么老鼠用两条腿走路?柏灵问。

米老鼠?我说。

对了,请听题,什么鸭子用两条腿走路?

唐老鸭!

嘻嘻嘻,什么鸭子都用两条腿走路!

哼!柏灵我也给你出一个,北京大白菜多少钱一斤?

北京大白菜和滨城大白菜有什么不同?这肯定不是问价……

谅你也猜不出来!

……

一斤等于多少两?

知道了,一两等于十钱,一百钱!

闭上嘴巴,画自己的!刘老觉察下面有些喧哗,及时制止了我们。

柏灵顽皮地吐了一下舌头,我向她挤了一下眼睛,两人赶紧收心在自己的画上涂抹。仿佛生长的水草一般,两幅风格迥异色彩亮丽的静物很快在画面上显现出来。余怒未消的刘老绕到身后,仔细端详了我们的作品,严肃的目光渐渐透出笑意,之后满意地踱了开去。

下课后,柏灵不甘心,找到了我。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,我把长发向后潇洒一甩,露出眼睛微笑着看她。我笑的时候嘴角斜斜

上扬,故意透出男人桀骜不驯的阳刚,目光如炬,一副放马过来的意思。我知道她喜欢看我这种神情。

柏灵的脸色果然微红,却坚持说再给你讲个故事吧:一个旅人在沙漠里走着,后面突然出现了一群饿狼,恶狠狠地要吃掉他。他只好拼命奔跑,在沙漠上怎能跑得过狼?就在饿狼即将追上他的时候,他见到前面有口不知多深的井,不顾一切跳了进去。不幸的是这是口枯井,井底还有很多毒蛇,见到食物送上门来,都昂首吐舌,热切等待。惊慌失措的坠落过程中,他胡乱挥舞的绝望手臂竟然碰到一棵生长在井壁上的小树,他赶紧抓住骑了上去。于是乎上有饿狼,下有毒蛇,进退两难,但暂时还是安全的。就在他松了一口气的时候,奇怪的异响传来,竟然有一群老鼠正以尖利的牙齿噬咬着树根!

你是从黄易的《寻秦记》里看到的,我说。我看见柏灵的脸上顿时浮上羞色,想到那书毕竟是给成年人看的,情爱描写太多,实在有些少儿不宜。

我接着说:生死一瞬,他突然看到了眼前树叶上有一滴蜜。且不说这滴蜜的来由,这时他似乎忘记了上面的饿狼和下面的毒蛇,忘掉了快被咬断的小树,闭上眼睛,伸出舌头,全心全意只去舔尝那滴蜜的甜美……

但我要问你,我们现实中的那滴蜜是什么?柏灵板起脸。

中招了,这个女生好聪明!我在心里说,脑子里充满解不开的疑惑,是什么?

说呀。柏灵催促。

这可能是多种答案。

少废话!

我确实一时答不出,便有些恼火,那滴蜜糖从哪里来的重要



吗？

重要！

那只是个寓言！

不要让我小瞧你，给你时间考虑。柏灵的话音未落，突然响起的上課铃声让人愣怔了一下，她竟然扔下我一个人走了。

二

每天放学后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正在装修的房子里。因为学了多年美术，父亲把装修设计交给我了，他想用这件工作对我进行锻炼。我表面上大言不惭地接受了，肩上却觉得沉甸甸的。柏灵听说后，热心帮我找了很多书籍参考。那段时间我冥思苦想，整日徘徊在几个房间里，简直成了装修设计专家了。装修按照合同计划稳步向前进行着，柏灵不放心，来帮我盯了几天。之后感慨地说，她家装修的时候可没遇到这样的好师傅，干活比自己家都上心。她指着刚完工的卫生间对我说，你看这贴瓷砖的水平吧，腰线、墙角接缝绝对密细美观，连花纹都对得合理，根本挑不出什么毛病。

我们全家都很满意，气氛不知不觉就融洽起来，休息抽烟的时候便唠起了家常。滨城居民的祖上大多是从山东过来的，被称为“海南丢”。听到他们有浓重的山东口音，爸爸就详问叫什么名字？是什么地方人？回答说父亲叫何向东，儿子叫何旺才，是山东沂南人。爸爸惊喜地说，遇上老乡了！我祖籍也是沂南，说不定咱们还是本家呢。我知道家里是有族谱的，“犯”什么字都有定规的，只不过现在都不遵这些了，何向东和我的名字就是例子。一问



还真的是本家，论下来，何向东和父亲还是同辈，年长三岁，就兄弟相称了。

我当然也要和旺才兄弟相称了，他果然未成年，和我一样16岁，只大两个月，是公司怕被告雇佣未成年人故意让撒谎的。我很喜欢这个沂南兄长，因为他的工作态度。他干活时极为认真，专心致志一言不发，是个好匠人。装修活计很重，旺才的头发和脸上常常都是汗水。但他有干净的眼神，流动的小溪般清澈。偶尔他会对我笑一下，露出的牙齿很白，笑起来的时候，有一种泥土味的天真。这个时候，旺才的脸上会闪现一种明亮的光泽。

别看我平时古灵精怪，但天性喜欢朴实勤劳的人。我们很快亲近起来，有时候晚上两人也住在一起。夜在暖暖的攀谈中步入深沉，漫天寂静的星光，夏天的海风送来潮湿的植物的气息，一些最后的坚硬和隔膜在风中破碎。旺才说是因为娘有病，父子两个为了挣钱给她治病才来打工的。我问你不想读书了？旺才说怎么不想？但怎么读得下去？即使不出来打工也得干活养家，家乡实在是太穷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旺才明亮的眼睛暗淡下来，像一条疲倦的鱼。正当我为他惋惜的时候，旺才又说，我觉得不一定书本上的东西才算知识，我到城市打工，可以学到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技能，同样也是知识。这样回到家乡后，我就能做很多事情，比如养鸡，比如种果树，同样可以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旺才的眼睛恢复了闪闪发光的自信。

那些日子，我为两个设计绞尽脑汁百思不得。一个是爸爸的书房，爸爸的书非常多，书房的空间又不是很大，不适宜买书柜。旺才给设计了一个书架墙，几根柱子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，气派又不占地方。另外一个设计更难，厅里的一面墙中间有一根煤气管，怎么设计都无法避开。我想做一个波浪式的电视背景墙，一



算造价太高,行不通。最后还是旺才想到了解决办法。他把煤气管包成了一个柱子,再在旁边也包一个相同的柱子。然后按尺寸买些厚玻璃砖,做成一个放碟片的九层架子,既省钱又实用!当时我惊喜地抱住旺才说真棒,不曾想这种表达友谊的方式人家不习惯,弄得他的脸成了红苹果。我开始体会到,人的能力常常隐藏在平易的外表之下,旺才真的很聪明。如果他有我的学习条件,绝对不会比我差!我叹一口气,说你不读书真是可惜了。

爸爸和何向东的攀谈越来越近乎,哥,你既然是从沂南出来的,可知道红嫂?

何向东说,当然知道,红嫂是我的姨妈。

什么?!这下弄得爸爸的声音都透着激动了。你知道,他们那代人都是很念旧的。爸爸竟然和何瓦匠一起唱起歌来:蒙山高,沂水长,我为亲人熬鸡汤,添一瓢沂河水,情深意长,续一把蒙山柴,炉火更旺……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沂蒙山区至今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解放战争中,一位受伤失血过多的战士昏迷在野外,被一位挖野菜的年轻大嫂发现,大嫂在野外没有水,进村弄水太远又怕被敌人发现,毅然用自己的乳汁去救活伤员,战士视她为自己的母亲……

爸爸问,红嫂真名叫什么,现在怎么样?

何瓦匠说,红嫂的大名叫明德英,今年都88岁了。走之前去看过一眼,她的住处是两间石头码顶的小屋,屋里黑糊糊的,两间房没有隔断墙,看起来像是一间。屋子的西北角放一张简陋的床,是她痴呆儿子的;屋子的东南角,也有一张简陋的床,那是红嫂的。破旧的被子,已辨不出什么颜色了;床上铺的是谷草,上面没有褥子;破旧的家具,没有一件像样的;劳动工具从抗日战争时期就用着的,黑糊糊的墙上贴满了画。细一瞅,是她把奖状当画贴,贴得

满墙都是，不过都被生活的烟火熏黑了，和墙壁成了一体。

她救活的那位解放军战士现已是将军了，也曾来看望过，带来了很多东西。红嫂没有自己都留下，大多都分给乡亲们了。这几年，听说城里人已经过上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共产主义了，大家都劝她去找将军。她却坚决不去，说红嫂不是要饭的，当初救子弟兵是不求回报的。共产党是最讲良心的党，不会让自己的人民始终受穷。我就要在这儿等着，等到共产主义的那一天！

我看到爸爸的眼圈湿润了。

爸爸何以这样激动，我当时顾不上深究，正忙着和旺才谈论感兴趣的话题呢，比如柏灵说的那个寓言。不料旺才听后，用看天外来客的神情瞅了我好一会儿，说我们农村孩子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多。对我来说，和爹一起挣够钱，先给娘治好病，然后盖新房，再买头牛耕田，一家人快快乐乐地一起生活，我们就觉得生活比蜜还甜了。

旺才的回答让我的脑海火花一闪，我跳起来大叫一声，知道了！

旺才满脸疑问，你知道什么了？

我故作神秘对他说，暂时不告诉你！

刚才我说什么了？旺才想了一会儿，猛然他的眼睛也亮起来，说我也知道了，但我也不说！

于是我们相对哈哈大笑。

房子即将装修好的时候，柏灵如约来验看成果。我如数家珍把旺才好一顿夸奖，还特别推荐了那两个设计。这两个设计越端详越觉得好，别人家装修都要来学的。柏灵一边看一边频频点头赞许。没想到旺才经不住女生的夸奖，脸一直腼腆得像太阳晒红的苹果。



柏灵走了以后，旺才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赞叹道你的同学漂亮得像仙女。

我心中得意，想这句话旺才一定在心里憋了很久。嘴上却说，改一改改一改，叫仙女俗了，天使还差不多！

旺才嘻嘻笑说，看得出你喜欢她！

你胡说什么！我举手佯装打他，旺才连忙躲开。这些话要让同学知道，我就彻底完蛋了。不过我已经把旺才看成了自己的哥们，那种可以分享心底秘密的铁哥们。

哎，旺才，你觉得她喜不喜欢我？我又忍不住问。

你真能装，当然是喜欢了，傻子都能看得出来！旺才白我一眼。

白我也不生气，因为得到印证的我心里别提有多美了，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柏灵倒是像我生命中的那滴蜜呢。不过我如果这样回答她，可能会有两种结果：一种是她含羞不语，另一种是她突然给我一记耳光，那就太丢人了，我可不敢冒险！

三

历时近两个月，装修终于结束了。因为遇上了何向东父子，虽然繁忙却很顺利。看得出，他们是把房子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。临别时爸爸办了一桌丰盛酒席送别沂南兄长，以示感谢。最后一次验收中，何向东父子的目光还在所有的房间里细细抚摸了一遍，充满了毫无掩饰的留恋，让爸爸感动不已。送旺才走的时候，我依依不舍，心里满是惆怅。但当时我就明白，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。终究要分别的我们，只能期待另一场命运的邂逅。

住进新房子心情特别好，父母甚至半夜也会醒过来，四处打量



他们的窝。音乐门铃总是不停地响,父母双方的朋友同事不停过来,“温锅”的同时夸赞着装修的质量,每个细微处都让我回忆起沂南兄弟何旺才。记得挥手再见时,爸爸叮嘱他们父子把这儿当家,有事没事常回来看看。但何向东父子显然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,离开之后只来过一次电话问候,说的还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回来返工。

爸爸买了DVD和音箱,在厅里布置了一个家庭影院。我自然喜欢看流行的美国大片,人家的高科技连杀人枪炮声都搞得具有美感和震撼力。爸爸则带回一大沓他童年时的影片,什么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红日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鸡毛信》,都够战争影片回顾展了。爸爸一边看一边说,他们小时候都是在露天操场上看电影的,现在回想起来,那心情简直是过年一样的欢欣。

我开始是耐着性子陪着爸爸看,看着看着就觉得老电影也很有意思呀。看了这样的影片,你会热血沸腾,特别地想成为英雄!我慢慢理解了爸爸的那个年代,那是个崇尚英雄的时代。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喜欢浮华的生活,认为赵本山在小品里高喊“劳动者是最美的人”很搞笑。而且多数人眼中,生活在贫穷中的人,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,统统是最卑贱的人!想到这里,我突然明白,现在城里人能够讲个性讲情趣讲小资,全是因为有了先辈流血牺牲的铺垫。

我曾经问过旺才的理想,他笑了笑,只有三个字,活下去!让人觉得心中一片悲凉。说这话的时候,旺才抬头看城市上空盘旋的鸟群,阳光照亮了他微笑的眼睛和牙齿。人为什么活着?从哪里来?又要到哪里去?活着为了什么,像我的父亲一样?为了房子和车子?他们最初的理想几近泯灭,只能在老电影里寻找过去的影子。

因为旺才,我对所有农民工都关注起来,全然没有了以前的那



种距离感。电视上报道了一个新闻,一个农民工为了索要工钱,在包工头家门前上吊自杀。柏灵的父亲在电视台工作,说在内部出现一种观点:都去以自杀要挟政府,这是破坏和谐社会。电视台播这种新闻是不合适的,不能滋长这种行为!

我把父亲在家里的慷慨陈词端了出来,反倒是农民工不对了?农民工这样就破坏和谐社会了?和谐不是农民工破坏的,是那些黑心肠的老板破坏的。治理好那些老板,按时拿到劳动报酬,农民工还跳什么楼?农民工有什么不对?他们没有去盗窃抢劫杀人放火,他们只是想要到自己的那一份应得的劳动报酬!他们要活下去呀!愤怒中的我仿佛又看到旺才劳作的身影,革命成功了,城市的高楼越来越高,生活越来越好,可是红嫂和革命老区的人们仍然清贫,究竟是哪里不对劲儿了?!

五中又出了一件新鲜事儿,全校同学都过节一样,兴高采烈相约前去观看。什么新鲜事儿?刘老要举办一场行为艺术,名字叫“苞米地里的 2000 支蜡烛”。据说刘老以前还是一个诗人,你知道诗人的血总是热的。其实艺术的突破很难,于是有些艺术家偶尔会搞些行为艺术,借此探索一些新路。这是个半殖民地强权扫荡过的城市,没有多少文化底蕴。早几年有人搞过行为艺术,“日出 169 号”、“等待戈多”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次,但也就是绘画圈内人还记得这些。

行为艺术发生地设在海边收割后的苞米地里,柏灵和我带领全班同学把 2000 支燃烧的蜡烛一米间隔一字排开。秋夜的海边清爽怡人,点燃后的蜡烛排满了一大片沙滩,每朵小火焰都在海面轻风的吹拂下有节律地群舞,显得壮观而诡异。几十个诗人和画家围绕着站立。刘老提了一只鸡,用力扭断它的脖子,一些人像祭神一样跪拜,还有人当场朗诵诗歌。马头琴奏出的音乐贯穿整个

